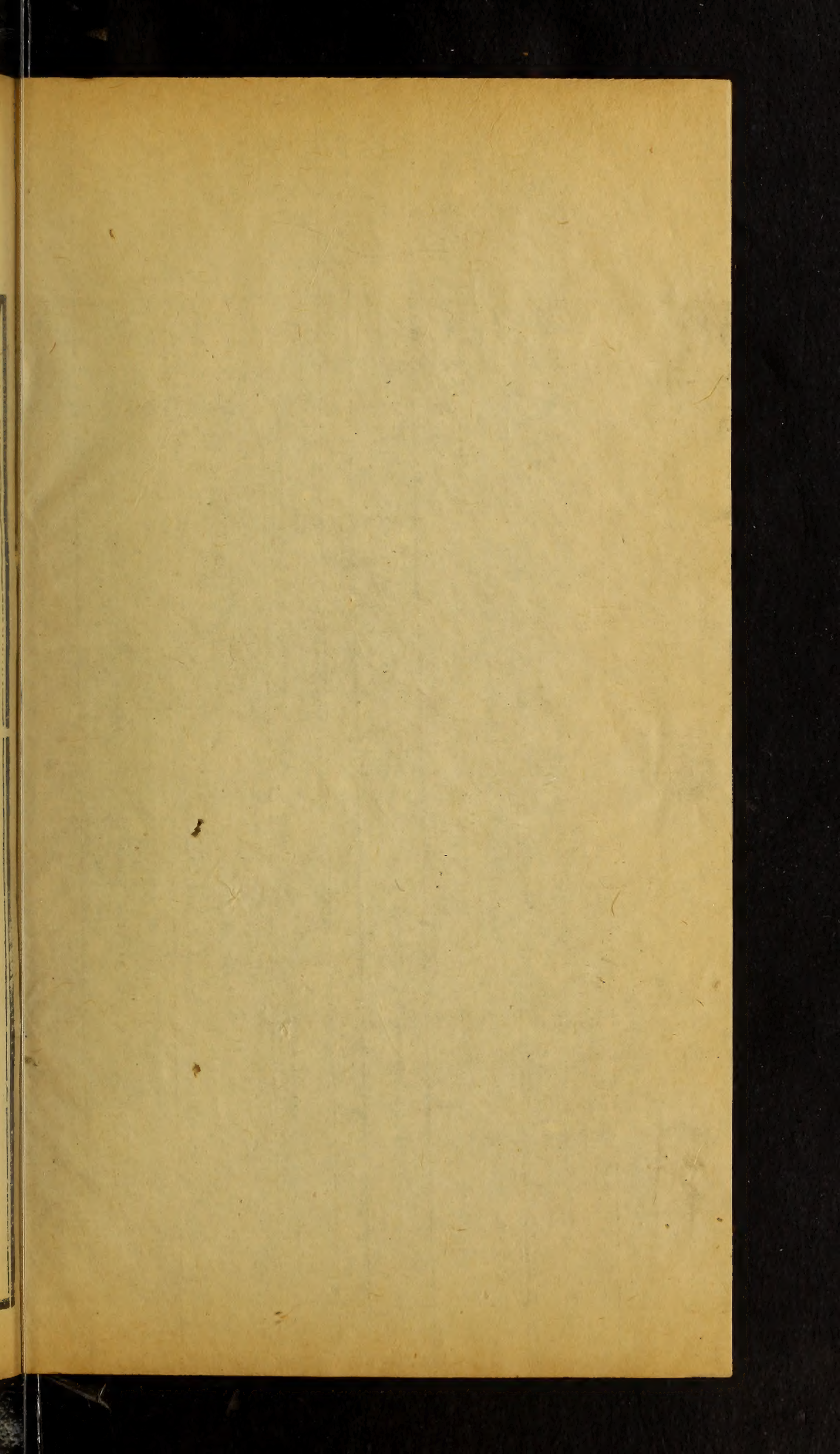

汾州府志 下


LIBRARY
OCT.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五

事考

周烈王四年、魏敗趙藺、

史記趙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藺、魏世家、武侯十五年、敗趙北藺、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曰趙北藺也、

顯王十有八年、秦攻趙藺、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四年、秦攻我藺、

四十有一年、秦取趙藺離石、殺其將趙疵、

史記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

愼靚王五年。秦取趙西都中陽。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六國表作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秦本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九年。伐取趙中都西陽。六國表作取趙中都西陽安邑。案漢西河郡有西都中陽二縣。太原郡有中都縣。此趙之邊邑近秦者。當以趙世家作西都中陽爲正。秦本紀及六國表並轉寫之譌。又六國表連安邑言之。豈趙亦有地名安邑者歟。似亦有舛誤。

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其將趙莊。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

正義曰、本一作案秦本紀、惠文君後十年、伐敗趙將泥、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徐廣於趙將泥云、泥一作莊、今考作莊作泥作英、皆芘字轉寫之訛、

芘音匹婢反、

三十年、趙與秦會中陽、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二年、與趙王會中陽、

後十有餘年、秦拔趙藺離石、

戰國策、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下同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

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記作傷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案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下趙世家繫之惠文王二十九年值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三十七年其後二十二年而秦拔趙榆

次三十七城又二年而秦拔趙晉陽

漢高帝三年假左丞相曹參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七年擊匈奴左右賢王追至於離石

史記韓王信列傳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退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

永和五年九月丁亥。以南匈奴寇掠。徙西河郡治離石。後漢書順帝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九月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離石縣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治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南匈奴傳。永和五年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各部落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

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

建安中分南匈奴之衆爲五部以劉豹爲左部帥居太原郡玆氏

晉書劉元海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

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匈奴傳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

北朔，轉難禁制，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案於扶羅以其衆留漢，後漢書云乃止河東是也，於扶羅立，

當中平五年。呼廚泉立。當興平二年。晉書匈奴傳太原故泫氏縣。乃茲氏轉寫之譌。

晉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露降西河離石。

永興元年八月。匈奴左部帥劉淵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十有一月。僭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使將軍聶元討之。爲淵所敗。淵將劉曜寇中都。陷之。

晉書劉元海載記。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元海曰。漢有天下。世

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東嬴公騰使將軍聶元討之戰於大陵元師敗績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戸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魏書序紀昭帝十年晉惠帝爲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别種劉淵反於離石幷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帥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

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騰乃辭師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案晉載記言騰率并州二萬餘戸下山東卽劉琨故從事盧諶崔悅表所稱太原西河盡徙三魏是也

二年并州刺史司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解等討劉淵次於離石汾城與淵將劉欽等戰瑜軍敗績

晉書劉元海載記永興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解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

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魏書序紀昭帝十一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千救之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

永嘉初幷州刺史劉琨鳩集傷痍以拒淵降者萬餘落淵遂遷於蒲子

晉書劉琨傳永嘉元年爲幷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郎將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鎭鄴幷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戸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鬭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荊

棘。收葬枯骸。造府廟。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劉元海載記。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幷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大興中。石勒將石虎破走鮮卑鬱粥于離石。盡降其衆城。

晉書石勒載記。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尋署石季龍

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咸和七年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

北魏天興元年三月離石部帥呼延鐵西河部帥張崇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書庾業延傳後賜名岳呼延鐵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

二年八月西河部帥護諾於內附

永興二年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鎭撫雜部

三年六月西河張賢等率營部內附

五年五月乙卯詔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率衆三千鎭西河十月丁巳與將軍元屈擊吐京離石叛部失利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遂被執勤戰死

魏書劉潔傳河西部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爲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鎭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部時離石部出

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爲其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

神瑞元年二月。赫連屈孑入寇河東蒲子。西河部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孑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

延和三年七月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雜部白龍於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

魏書陳建傳。世祖討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

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
太武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
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奚眷傳世祖幸
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白龍於西河破之屠其城
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娥清傳鎮幷州討白龍
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遷平東將軍
太延三年七月戊子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上
黨王長孫道生討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太平眞君六年二月幸上黨遂西至吐京討徙叛部出
配郡縣

魏書源賀傳。從擊白龍。又討吐京部。皆先登陷城。進號平西將軍。

八年正月。吐京部阻險爲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他討之。不下。雜部曹僕渾等渡河西。依山以自固。

九年二月。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于京師。

和平元年二月。衞將軍樂安王良。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西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以討河西叛部。豹子等與賊相對。賊遁走不覺。無捷而還。

三年，部帥賀署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安西將軍陸眞擊破之，殺五百餘人。

皇興中，河西都將李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

魏書李洪之傳，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幷州，詔洪之爲西河都將，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力開以大信，聽其復業，遂降，顯祖嘉之，還拜尚書外都大官，案天安元年以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皇興四年爲司空，此言陸定，脫一國字。

延興元年十月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

太和中命中堅將軍奚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吐京叛部賊自號新支王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

太和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隕霜

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二十有一年三月乙未車駕南巡己酉次離石叛部歸罪宥之

景明元年八月乙亥汾州暴風隕霜

二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六月乙巳又大雨雹草木稼雉兔皆死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司兖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五月汾州霣霜殺稼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延昌四年閏月汾州獻白狐

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正光末汾州吐京雜部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員外散騎侍郎裴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賊屢來逆戰慶孫

身先士卒每擢其鋒遂深入突陳賊衆大潰
孝昌中尒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部逆表加王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部汾部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永安三年尒朱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永熙二年正月丁酉齊獻武王大破尒朱兆於赤洪嶺衆並降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

天平三年九月辛亥汾州部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齊獻武王討平之

北齊書莫多婁貸文傳汾州部爲寇竊高祖親討焉

以貸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八牛馬各五十四布一千匹

四年四月汾州霜旱人饑流散所在開倉賑給

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

三年齊獻武王出軍襲雜部分爲二道以大司馬石城郡公斛律金爲南道軍司繇黄櫨嶺出獻武王自出北道度赤谼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是年汾州西河北出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北齊天保三年九月辛卯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

至黄爐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戍.

四年正月丙子,雜部圍離石,戊寅,討之,未至,賊已逃竄.

五年正月癸巳,討雜部,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氏所不能至,於是遠近雜部,莫不懾服.

河清二年四月,汾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

北周建德五年十月癸亥,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爲前鋒,守雀鼠谷,桂國趙王招率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

州諸城十有二月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

周書趙僭王招傳建德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

宣政七年步落稽入寇西河司武上大夫宇文神舉率衆與越王盛討平之時突厥與步落稽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

隋仁壽二年西河有人乘騾在道忽爲廻風所飄併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

四年八月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楊素率衆數萬討漢王諒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而自引奇兵潛入

霍山緣崖谷而進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

素至懼棄城走

大業十年十有一月乙卯離石部劉苗王舉兵反自稱

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

之不能克

唐書劉季眞傳劉季眞離石部人父龍兒大業十年

舉兵自稱王以季眞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

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

殺龍兒衆乃散

十有一年五月癸卯賊師司馬長安破西河郡

十有二年四月甄翟兒號歷山飛衆十萬所在刼掠十有二月太原留守唐公擊破之於西河

隋書煬帝紀十二年十二月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其男女數千口唐書太宗紀高祖擊歷山飛陷其圍中太宗馳輕騎取之而出遂奮擊大破之

十有三年六月唐公傳檄諸郡稱義兵以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爲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元吉爲姑臧公引兵徇西河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殺德儒

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

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詔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畧定西河太宗紀高祖已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柴紹列傳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蘘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

是時劉季真擁衆刼掠離石境諸部復相嘯聚太守楊

子崇自孟門關赴京師因道路不得通而還七月甲寅唐公遣將張綸徇下離石尋討劉季眞平之

隋書楊子崇傳楊子崇高祖族弟也出爲離石郡大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劉六兒復擁衆刼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鎭遏帝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都中諸部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

師都道路隔絶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讐家所殺唐書劉季眞傳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眞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眞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澮州勢未決遂復違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眞奔高滿政俄被殺

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總兵二萬入寇六月丁未陷介州

尋破平遥離石部劉季眞叛應武周陷石州刺史王儉
殺之太常少卿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絶齊王使都水
監新興郡公趙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文恪
棄城遁武周兵畧浩州九月賊將宋金剛據介州晉州
道行軍總管裴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爲賊
所搏兵大潰賊遂南侵十月詔秦王督兵進討劉武周
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黄子英護饟道驃騎大將
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三年三月乙
酉劉季眞降秦王與宋金剛相持左一總管劉宏基以
騎二千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四月金剛戰敗奔

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州官軍廹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齩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遜秦武通爲南軍旣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劉宏基亦率騎尾戰與秦王合擊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

唐書太宗紀武德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行至浩州乃得食而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劉宏基傳從

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賊鋭甚宏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尉遲敬德傳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武德三年金剛敗走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因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慓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意氣相

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孩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畧獲排矟兵六十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

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地地陷掘之得元金廣尺長七寸

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

景雲二年正月甲戌汾州地震壞廬舍有壓死者

天寶中楊仲昌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怨表上其政

廣德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反屯汾州九月壬寅裴遵慶宣慰僕固懷恩於汾州三年懷恩走靈州

唐書僕固懷恩傳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旣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拒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

巳厚結其歡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
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
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
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
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
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
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荅之俄抱玉表
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
四品官增封戶五百子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
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淩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

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爲讒毀屈無以自解乃尚書陳情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佷帝一不爲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卽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柰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

不遣郎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時眞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於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退兵於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

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柰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舊唐書郭子儀傳十一月車駕自陜還宮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汾幷諸縣以爲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鎭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諭次爲帳下將張維岳所殺傳首

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

靈州唐書李抱玉傳從父弟抱眞抱眞字太元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眞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

二年六月丁卯有星霣於汾州

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入寇詔侍中馬燧爲綏銀麟勝

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之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

咸通三年夏平遥民家羊生羔如犢

五年冬汾石隰等州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啣蒿芻巢樹上

天復元年四月汾州守將李瑭迎梁軍降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五月晉將李嗣昭符存審復取汾州誅李瑭二年二月癸丑梁將朱友寧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大疫解去丁卯晉將周德威李嗣昭復取汾慈隰三州

唐書沙陀傳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

周顯德元年四月河中節度王彥超與侍中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

建隆元年九月壬寅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遥縣十月乙酉晉州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千餘騎抵汾

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吐京原北漢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裹甲據胡牀享士方割羊臂臑以啖聞彥進小卻即上馬麾兵徑犯敵鋒并人攢戈舂之罕儒猶格鬭手殺十數人遂戰死

開寶二年二月乙卯命趙贊爲汾州路部署以伐北漢

辛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率兵圍汾州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北漢節度使蔚進盧遂以汾州降

七年汾州民鄭訓妻一產三女

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僧智巖頭生角三寸

二年四月汾州旱

至道三年汾州民趙演妻一產三男

景德元年十一月癸丑石州地震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知汾州王守斌獻嘉禾圖

天聖中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手佐堂下刼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河東轉運使孫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

慶歷七年九月汾州嘉禾合穗

皇祐二年九月石州嘉禾異畮合穗十二年石州禾四

莖合一穗

熙寧四年二月辛巳汾州禾異壟同穗

元祐元年石州禾異晦同穎

建中靖國元年石隰等州地震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將銀朮孛堇攻汾州縱兵四掠知州張克戩禦之燕人先內附在城中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逼汾州城下知州張克戩堅守河東察訪使張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八月

戊申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縣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時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九月思正聞太原不守紿言出戰與灝宗奔慈隰平遥久與金抗金兵先陷平遥遂脅降介休孝義等縣十月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兵馬都監賈亶死之尋取石州

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八月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九月鶻沙虎取平遥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十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婁室傳宋張灝軍出汾

州拔离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离速與戰灝大敗婁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温泉方山離石邪律塗山傳宗翰伐宋塗山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突合速傳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陜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孛堇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沒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邪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

建炎元年復石州金戍將烏虎棄城走

紹興九年出兵涉河東復石州金將斜卯阿里來攻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

十年秋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川陜宣撫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陜西爲叛將趙惟清所執死之所復之地旋入於金

金天眷三年寧鄉縣地震

皇統三年寧鄉縣嘉禾生

大定十七年秋石州東鄉白果地產嘉禾四壟莖長三尺五寸定胡縣令表獻於朝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石州賊馮天羽衆千據臨泉縣爲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爲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持誥勑金帛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分其衆於絳霍間九月戊子元兵狥汾州節度使完顏訛出虎死之辛卯元兵下孝義縣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刺爲汾州軍節度使

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上黨[illegible][illegible]以萬衆寇汾州征行

元帥左監軍杜豐率精騎五千敗之

太宗二年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河東路南兵馬都元帥李守正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

至元元年十一月丁酉太原路臨州進嘉禾一二莖

二十三年夏寧鄉大旱

二十九年寧鄉饑

元貞二年六月離石雨雹

大德七年汾州平遥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震成渠泉湧黑沙汾州北城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十一年八月平遥縣水

延祐七年八月汾州平遥縣水

泰定元年三月石州離石寧鄉縣旱饑賑米兩月

三年九月汾州平遥汾水溢

天歷元年九月石州之塢堡口汾州之向陽關皆令穿塹壘石以爲固調丁壯守之

至順二年四月石隰等州旱

三年六月汾州大水

至正九年冀寧平遥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八十一馬指揮沙不丁討平之

十年五月汾州平遥縣雨雹七月平遥縣汾水溢十一月庚子孝義縣雷雨

十三年七月汾州白彪山坼十二月汾州雷雨

十四年夏四月癸巳朔汾州介休縣地震泉湧秋七月壬午汾州孝義縣地震十二月辛卯孝義縣雷雨

十五年十一月戊戌介休縣桃杏花

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十八年六月汾州大疫

十九年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秋七月介休蝗八月汾州孝義平遥介休三縣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

日。礙人馬不能行。塡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爲食。
二十年。汾州孝義縣。自四月至秋不雨。十一月孛羅帖木兒以兵侵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
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搶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十二月。石州河水淸。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
二十六年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縣大雨雹。秋七月辛巳朔。介休縣文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辛亥。汾州之孝義平遙二縣。石州同日地震。有壓死者。

二十七年七月，介休縣雨雪。

二十八年六月壬戌，汾州孝義介休二縣，臨州隰州之石樓，皆地震。

明洪武九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傅友德，行省右丞薛顯，擊賀宗哲於石州，拔白崖桃花諸山寨。

永樂十一年八月，寧鄉大雨雪。

十二年秋八月，寧鄉雨雪。

景泰元年，寧鄉霣霜殺稼，山西巡撫朱鑑，奏石州寧鄉等處，宜令汾州營守備協守，從之。

天順六年，寧鄉饑。

成化六年三月朔石樓縣風霾

九年春三月石樓縣地震秋七月再震有聲如雷

十八年六月寧鄉水

十九年孝義旱

二十年孝義縣旱大饑寧鄉饑疫遣使賑恤免通省田租之半

宏治元年秋八月寧鄉雨雹

十四年正月孝義大水

正德元年孝義縣民薛大室壁倐見樹影枝葉扶疎如繪逾月始隱石樓大有年

三年石州獲白鹿知州張克恭以獻

四年七月介休大水平地起波丈餘城南長東鄉地裂里許闊二丈深不可測水皆下洩

五年夏四月汾州黑眚

六年汾州黑眚居民咸鳴鉦鼓燃燈達旦彌月乃止石州饑

八年介休孝義黑眚見五晝夜始滅

十一年寧鄉饑

十四年石樓饑

嘉靖元年八月寧鄉地震汾州大稔

八年正月朔寧鄉大雨雹六月汾州螟蝗食稼秋七月石樓隕霜八月孝義縣地震

九年寧鄉饑

十二年盜據劉王嶂八月石樓隕霜害稼寧鄉汾州石州大饑道殣相望

十三年二月盜犯黃蘆嶺逼吳城石州同知陶璽率衆擊賊賊奔退追至黑堖嶺遇伏璽與部下閻大剛王天佑等力戰死冀南道朱孟震集各路兵平之

十四年四月石州王峪莊民李賽牛將生犢黃氣滿廐牛臥終日既生形似麞尾似牛有鱗以爲怪棄之識者

知爲麟負入城身黃如金口赤如丹有司厚賫之以麟死不奏貯太原庫

二十年九月辛亥韃靼部俺荅寇石州大掠而去

二十一年七月朔介休孝義俱晝晦星見如深夜俺荅入寇由太原南下掠汾州等處列營汾水東西大衆駐平遥介休間諸將無敢乘險邀擊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躡寇力戰自巳至酉卒無援者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成亦力戰死之

二十三年孝義汾州大水傷稼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午時汾州五色見日邊長二丈

餘廣二三尺移時方散

二十八年春三月介休地震

二十九年夏四月汾州風霾晝晦

三十年汾州火

三十四年十二月汾州地震

三十五年平遙大水汾州大有年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平遙地震

三十九年寧鄉石州疫

隆慶元年九月癸亥俺荅陷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

民遂由向陽峽分掠孝義介休平遙隰州等處男女死

者數萬遣間入汾州分守兾南道朱岳獲之遂移兵州城下攻八晝夜不克乃引去

萬歷七年孝義疫

八年寧鄉見天開如眼光耀爍人

九年寧鄉饑

十七年介休縣署梁間生靈芝十六莖明年復茁一莖

二十年夏四月寧鄉大雪三尺不害麥

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復圓汾陽見暈珥

二十六年介休旱

二十八年春正月汾陽介休孝義天鼓鳴隨有白氣一

道經天踰時方散.

二十九年汾陽孝義臨縣永寧州大饑.

三十年夏五月永寧州雨雹大如雞卵孝義民武惟揚妻一產三男.

三十二年夏六月平遥水.

三十三年介休水夏六月孝義縣暴雨孝河泛溢水入城壞廬舍傷人甚衆.

三十四年春正月平遥雨雹寧鄉縣民高天順妻一產三男夏五月汾陽星晝見十餘日.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平遥地震.

三十八年。汾州旱饑。
四十一年春三月。平遥大水。
四十三年。平遥地震有聲。
四十六年夏四月。平遥介休地震。
崇正四年五月流賊至介休義棠鎮知縣何騰蛟嚴守以待賊留三日而去寧鄉石樓等處俱被剽掠。五年賊分道四出連陷隰州等處邢天狼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巡撫許鼎臣督張應昌頗希收艾萬年兵七千人駐汾州討賊叅將劉光祚游擊王尚義敗賊張有義於臨縣賊還兵犯之軍盡覆土寇王豹五陷臨縣與

田福田科等相倚六年春撫標中軍陳國威誘田福斬之縣其頭城下劉光祚與諸將急擊豹五及閻正虎上天龍那滿川等始離境遠竄賊犯石樓劉光祚分三道出擊大破之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首功三百七十又數敗賊於臨縣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斬之而叅將虎天威從廵撫許鼎臣擊賊介休殲其魁九條龍鼎臣令總兵張應昌軍汾州先是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是年十二月延綏廵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

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乓
賊首一座城斬之延綏盜悉平七年正月巡撫戴君
誘孝義土寇通天柱斬之令副總兵艾萬年捕殺豹五
等

五年夏四月臨縣有野雉集城中西山兩月始去九月
臨縣雞輒夜鳴滿城不已

七年夏有流星出參宿間有聲紅光如縷直垂至地良
久方滅汾州平陽兩府皆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介
休空中火光如斗自西起墜於東南經過有聲

八年正月十四日介休地震十九日夜城東北有聲如

壽占者謂之城吼。

十二年秋孝義介休蝗食禾如掃冬介休見彗星入北斗。

十三年冬十二月介休空中有赤光數十丈起西南墜於東北。

十四年介休平遥水。

十五年夏四月介休隕霜殺麥臨縣饑冬十月寧鄉桃李花。

十六年九月寧鄉水内生花如雕鏤。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渡黃河而東陷汾州府知府侯君

昭知縣劉必達死之

國朝順治二年春二月汾陽蝗尤甚見夏五月介休雨雹傷麥地震

三年介休太白經天寧鄉蝗

四年臨縣城堞火光燄發以物擊之即燃爇視無燬介休臨縣蝗賑卹有差

五年汾陽太白經天

六年四月流寇餘黨姜瓖王顯名攻汾州府知府黃廷柏死之榆林賊平德圍臨縣防兵背城力戰老營堡副將羅暎壇由北路南下汾州条將甯獻功踰漢高山西

來大破平德張再元賊遁走

七年介休寧鄉蝗

九年臨縣雨雹平遙水

十年三月汾陽地震

十一年夏四月臨縣雪深三尺六月介休地震秋七月

汾州汾河西移二十里

十二年夏四月永寧州雨雪盈尺介休雨雹

十六年閏三月孝義火

康熙三年汾州府潦

四年夏五月汾州府太白經天

六年冬十月寧鄉見山市連城樓閣數座

十二年夏四月臨縣地震

十八年汾陽平遥介休地震

十九年孝義介休地震

二十一年十月癸未介休地震

二十二年夏五月臨縣龍起冬十月平遥臨縣地震奉

旨賑恤併免次年稅糧三之一

二十三年汾陽臨縣水

二十六年四月臨縣大風雪積二尺許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介休有流星光如日自東南墜

西北鄉地有聲。

二十九年介休蝗蝻傷稼。

三十年介休旱蝗民饑。　詔發穀賑恤仍蠲免稅糧有差。

三十三年癸酉孝義地震。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永寧州地震兩旬不止。

三十五年夏汾陽永寧州旱冬臨縣無雪。

三十六年六月孝義水汾陽寧鄉臨縣永寧州旱疫

三十七年免通省稅糧。

三十九年夏五月臨縣暴水壞城。

四十二年汾陽蝗蝻食黍穀。

四十四年春正月平遥天鼓鳴是年孝義報縣民霍鍾昌壽百歲。

五十一年免山西錢糧及舊逋。

五十二年汾陽民李應讓妻一產三男

五十九年汾州府等屬旱無禾免稅糧有差。

六十年平陽汾州府等屬旱無麥斗米至八九錢奉

旨遣左都御史朱軾賫帑賑恤仍免稅糧有差。

雍正二年孝義縣大稔汾陽縣民賈三聘之妻馮氏壽百歲。

四年十二月丙寅臨縣永寧州寧鄉等州縣黃河澂清自口外界起歷火山孟門龍門砥柱下達豫省凡山西布政司境上下二千餘里河清如鑑一月有奇越明年正月已亥庚子始復

五年秋八月平遥臨縣嘉禾一莖二三穗至五六穗

六年臨縣嘉禾一莖六穗

七年八月以山西連歲豐亨　詔免通省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十一月又以民人急公復須　詔免辛亥年地丁銀二十萬

九年九月丁丑石樓縣城東北隅溪河將衝城址忽湧

沙堆改向北流自闢支河一道袤百九十丈廣六七丈
深七尺.
乾隆二年臨縣永寧州旱緩征賑恤有差.
三年十一月寧鄉縣地震.
八年臨縣民薛以新妻一產三男.
十年奉　詔免通省戊辰年秋糧.
十六年免汾陽介休孝義三縣地丁銀十之一.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汾陽介休二縣水濱汾居民照例
緩徵.
二十三年平遙介休二縣水免濱汾居民秋糧.

二十四年臨石樓永寧寧鄉四州縣旱饑免徵有差

二十七年九月臨縣空中有火大如斗墜城南隅

三十二年臨縣民李映實妻一產三男

雜識

薛亨學記俗尚儉重文義近競豪奢

馮琦府治記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訟獄滋煩

趙喬年風俗利弊說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騖而又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歲辦額辦雜辦日益月增附郭一邑項且無端加稅八千有奇民窮而偷訟獄繁興一言不合詐語搆訐一錢相競格殺輕生豪有力者通大猾爲窩訪睚眦之恨株連旁及必報爲快且以開騙局焉慣投匿名鬼狀陰圖吽嚇報復迭迭破人產隕人命莫可

究詰羣告黨證誣者十之八九幸得其情抑之不勝輒復刁訟於上語侵縣官見謂偏護過聽使若不得其直也甚則父子兄弟駢首對簿不難廷辯以爭錐末即父訴子失養其子猶嘖嘖訐父過不已也是尚可令漢賈生見也哉

舊志平遥地瘠薄氣剛勁多耕織少商賈健訟尚侈

紀雲鶴平遥學記士之童入黨塾壯游膠泮者猶荆璞未剖藍石待鑿悃質純幹得全於天

介休縣志萬歷間邑令史記事云每嘉士大夫敦朴有古風獨慮民習於奢幾不可訓且崇佛重禱市利輕生

而少知教.

舊志.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

臨縣志.土阜平叢川流迅厲其民悍而不奸.感而易從

石樓縣志.其性醇.其俗儉樸.器少文.男不經商.女不紝織.惟農是務.棟宇不飾.民多穴處.

舊志.永寧土瘠民貧.野曠人稀.士多慷慨.民亦質直.勤於業農.拙於服賈.衣冠文物.頗有古風.

舊志.寧鄉地瘠.俗儉.無奇飾.無逐末.

元和郡縣志.汾州貢龍鬚席.石膏.麻布.蕕粟.石州貢吳女布.龍鬚席.麝香.麻布.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鞍面氈.

龍鬚席石膏消石石州土貢胡女布龍鬚席蜜蠟燭莁荑

王世貞酒品云羊羔酒出山西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徹如冰淸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山西通志酒有羊羔玉露豆酒火酒之名羊羔玉露尤美宋張能臣酒名記有汾州甘露堂栗胡出汾陽孝義

永寧味殊芬唐汾州貢三七今無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於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劉向說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王嘉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烟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

思烟臺

後漢書周舉傳遷幷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崔鴻十六國春秋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遵或者以爲未宜

替故有此災矣勅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

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長奪一月俸

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邪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税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

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臯二子聞而淒然

漢紀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晉書楊方傳賀循報書諸葛恢曰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畮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

家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插馬鞭問臣我家阿貞來否

商芸小說郭林宗來遊京師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裴松之注三國志於鍾會傳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

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聞

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更納正嫡賈氏又云會時遭所生母喪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戸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愼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

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

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又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觀此則會自作其母

傳誣薛虔飾誠無足取而舊志及孝義縣志載之節婦且以張爲鍾繇妻孫爲妾據魏氏春秋孫寔夫人且孫出而更娶正嫡賈裴松之云鍾繇於時老矣而方納正室以是言之繇前此豈無正室者卽孫爲正室無疑貴妾攝嫡之言會之辭誣也

周書王羆傳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

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魏書薛懷吉傳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懷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梁書海南諸國傳西河離石縣有鄉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

吏見録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越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歐陽修歸田錄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余時爲學士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維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馬永卿嬾眞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

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當對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入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揖於左公爲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

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讆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聞見録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讀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東坡別集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有興也便箋

石林燕語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幾八十年神宗見其康强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雜志文潞公以太尉鎭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

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邪有一客詩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過庭録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青子也

元好問忠武任君墓碣銘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勉卒

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謏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出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廢於䟦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愼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爲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徽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

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淳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早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甚，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唯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

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纊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洞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奸黨鐫列其姓名著之金石碑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天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

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猝爲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矯亢忌嫉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追其受病旣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攻藥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嗣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

衆之思與銘曰善爲言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原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以勝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張鼎新撰張承業碑夾城之役武皇遣公求援於岐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蹴艤舟不得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解

賈至撰授蕭晉太府少卿制門下宮相之位亞卿之職朝廷所精擇必惟其人守西河太守蕭晉陽城太守嚴向等歷踐中外皆聞政理涉於艱難尤著誠節宜司長

府之劇。式備儲闈之選。晉可守太府少卿。向可太子左庶子。

蘇頲撰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鍊。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廼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攄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朱竹垞曝書亭集。余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誌

銘蓋涉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霓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乃言於按察副使曹公溶，徙之於州學。

裴士淹白牡丹詩序：開元末士淹爲郎官，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

周佑韓醫婦記：暑余母患噎病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至盡，聞介休韓婦治噎有奇效，僕馬迎之來，以花椒煮水，令屢漱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

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令咽其液數以指搯咽喉外用箸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卷之狀若虬龍能蜿蜒動婦言咽入者其物二一居喉一居心坎上仍治如前法復出一物隨呼作麵茶食之三日而起贈以錢絹及所乘馬婦取錢餘謝不受嗟嗟昔秦越人治號太子太史公奇其事今世病噎者百無一生婦能舉奄奄垂盡之氣三日而起之其功豈在越人下也吁韓婦有奇術而能不貪亦異人哉因紀事以勒諸石

華嚴寂大士墓銘曰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

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殁
乃祝髮君孝義之壽聖寺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
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
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
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
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曰吾爲龍天說耳龕前
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
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
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枕右脇而化
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宅靈異甚多此不

具錄起墖於普照華嚴銘曰大方無隅涉跡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續高僧傳曇鸞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自出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今號鸞公巖

通志元梁誌通介休人號達眩子元丙子間慕道西遊終秦之玉泉觀或遇於長安灞橋與使客傳鑰封煙霞無爲眞人

通志明范榮字子蘭介休人永樂甲午舉人任江西興國令相傳曾遇仙人張三丰遺詩曰鐵笛風吹破曉烟相逢又在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為事訴與毫端不盡傳白髮垂纓君已老青雲得路我為先世間舊景只如此何不同歸一洞天成祖朝邑人忽遇榮於京師榮約終日飲邑人笑而去後成祖物色三丰不得徵知與子蘭友因遣使至介休訪之邑人云見子蘭於京邸遂與偕往榮曰吾固知君之必復也相與傾倒填之竟不知子蘭所往

通志明王元寧鄉人少貧負薪同樵者歌詠胥叶仙什

娶妻未婚薄遊燕習吐納術既卒太監梁訪將殯之啓棺無迹人復見於關西連雲棧中

通志明王綱居孝義北姚村之古廟終年不舉火嘗約人遊五臺其人不告而去至山下道人笑迎之已先至矣又送下山囑曰我所居屋勿爲風雨毀壞及其人歸道人乃立化古廟中討郎山下笑迎日也因立碑以誌異云

通志明高神仙臨縣人少遇異人授木尺病者擊尺輒愈冬時浴湫河冰立解

通志明孫浩遠字雲際自號樂陽子永寧州人得五雷

天心正法，禱雨立應，以符藥濟人，疫癘多解，後羽化。
孝義縣志，吳悉達始居聞喜，兄弟三人，以報父母讐，避地來居，門內和睦，敬愛賓客，恤窮乏，不吝傾橐，遇恩贈其父官，欲改葬亡墓所在，哀訴於神，忽足下地陷，得父棺，有司以聞於朝。
介休縣志，東欵谷村民牧養一白牛，一日牛忽言曰，吾乃泓中白龍神也，久居於斯，被黑龍所困，約明日與戰，見有黑氣，可助我以礮，倘得驅黑龍去，吾可安居於此，以濟爾鄉，次日衆至泓所，果水波沸騰，黑氣四塞，即如言助之，旋見黑氣沖天而去，因名爲白牛泓。

介休縣志文家莊舊無龍王廟相傳昔年南山水漲時忽漂一巨石於此其狀如牛一老人夜夢石作人言曰吾白牛泓中龍神也可建廟於此以爲邑中禱祈之便遂立廟祀之今廟中有池池中尚臥大石

平遥縣志俗健訟平居里閈及市井之間片言相左拳毆挺擊刃刺甎石齊下惟恐不死或以睚眦或以言語或以數十文錢致殺傷者率以爲常及陷罪當坐則懵然而已至於受笞公堂忍死吞聲不出一乞憐哀語杖刑之下亦不移地尺寸有痛楚弗堪滚離所伏階墀地或上下左右者鄉里率薄鄙斥下之以爲非夫此人終

世爲親故所不齒當杖之時父兄持尨石立堂外謂之曰汝如敢移那尺寸地即非吾子出衙吾即立斃汝矣以故忍死受責如木石人者其悍且愚如此而畏官府復如神明

平遥縣志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九日鹽運司發國稅銀萬餘宿洪善鎮被賊五十餘人刼去本鎮按察司承差李得智鄉民曹廷瑞劉權李質率領鎮人李得海等八十餘人赶賊奪稅還鎮四人爲毆皆以力捍被殺撫院楊嘉其奮勇捐軀各給銀七兩爲葬埋資鹽院汪以事申戸部各賞銀十兩仍免其子差徭十年扁其門曰頌

身王事

平遙縣志劉澤民字潤卿少慷慨重然諾才智絕人然任俠使氣人不敢迫視年四十即長齋布衣折節行善事修惠濟橋量工度材雖尺寸必周凡經營八九年而橋成他如平道塗收棄嬰多有力焉太原傅徵君重其行誼與之交

平遙縣志張三樂字玉吾國學生順治元年土賊李虎侯應任國啟等大肆搶掠所在振驚六月六日圍困南鄉之段村村堡淺卑勢將傾潰賊中忽揚聲曰與我千金者我當釋爾以去不攻也三樂曰堡一潰此中千百

人老少婦女生死存亡名節所係千金小事耳吾何惜焉遂出銀一斗令數人持至城下益以酒食羊豕賊相視喜出意外遂引黨衆去去數日復還欲攻人曰賊耳雖捐金無益也其黨中欲攻者首領李虎也侯應獨不可曰吾曹雖作賊亦有信義人以千金與我許而復悔如此豈得名賊乎竟引之去

胡庭李節婦傳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姤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託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爲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約士卒夜靜牆中來勿使張揚去與

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爲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敵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衆賊出封其門已丑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同時史家堡張氏女者十四歲于歸憚男子拔簪刺夫股夫怒竟遣還遂不復嫁乃僦陋巷傭女紅自給夫謝而迎之曰我幼穉無知詈不相矜恕何顏更相見卒不往獨居五十九年病一夕歿

